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七

歸安陸心源譔

邱釣磯詩集序

宋同安邱吉甫先生傳正學之統貞石隱之操以氣節文章著於天水之季顧其說經諸書久經亡散周官補亡雖存亦鮮善本惟所著釣磯詩集尚爲完帙蒼老激楚道古以刺時緣情而類物寫其感憤不平者必於詩蓋古所謂鏤肝擢腎結爲章句者也予嘗觀宋之末造如黃仲元方韶卿諸人其詩未必盡工而其遺集當時

珍之後世愛且護之無他貞臣志士宇宙間之正氣正氣所盤鬱固不必論其辭之工不工而皆可傳於後況以先生理學經術媲仲元貞白邁韶卿而其辭之工又過之無不及且其生平言論意旨交遊蹤迹使後學可粲然考見者惟此一編是安可久閟其光芒而不出乎乃自蒙古之初訖明中葉僅傳寫本藏在其家至萬歷間林氏霍訪借得之始傳於世終因謀梓未果流傳絕希康熙間先生後裔國珽輯錄遺集亦未得見但以所得詩一百九十四首分爲三卷

付之剞劂所謂獨樂軒詩集者非足本也嗣後龍溪林君國華求得林氏原本於道光丙午復墨之板是爲五卷本然兩刻出之蠹穿鼠齧難轉傳寫未有善本校勘訂定故不免脫亡謬誤學者病之予別有所藏四卷本者舊轉錄之錢塘羅氏以智羅則傳自鐵樵汪氏而佐以獨樂軒本較寫以傳者也謬誤差少比兩本爲善同治癸酉之歲奉

詔來閩攜載行篋溫陵楊侍讀雪滄博學嗜古亟亟以表章鄉先哲遺書爲己任嘗慨先生之

集之未盡善也請借以去搜香兩本詳加讎勘佚者補誤者正字句參差同異則分注每章下以兩存之仍依原第編為四卷采補諸詩分體增入詳註自出不淆其舊共得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首如目而以林本所載文三篇附之帙尾於是先生遺集寫定可傳以視四如存雅諸集搜羅放失掇拾零星者精詳完善為殊勝矣是集之出非獨愜東越士夫之望亦天下後世所共快者也先生後人伯貞取以付梓乞予文為序予惟先生學術行誼已詳於盧氏林氏羅

氏諸傳記序跋今俱刻而置之卷首無庸分贅
因述前後諸君搜訪編校原委而爲之序

重刻北宋本爾雅疏序

羣經之疏北宋時本與注别行至南宋淅刋
本始合爲一閩刻及明監本仍之自合刋本行
而單行本遂微今存者儀禮穀梁爾雅而已儀
禮穀梁皆殘缺惟爾雅獨完承平時吳中有二
本一爲士禮居黃氏所藏一爲五硯樓袁氏所
藏余於亂後得之吳中故家書中有吳氏藏書
印其卽黃袁二氏所藏或别爲一本無可攷也

其紙乃至順中公牘紙背有蒙古文官印金入汴京盡輦圖書而北事見北盟會編其版至元時尚存故有元時印本攷玉海咸平三年二月命國子祭酒邢昺等重訂爾雅義疏四年九月表上十月命摹板印行書中凡遇宋太祖太宗真宗廟諱皆缺末筆其爲咸平初刊無疑間有不避宋諱者當是元以後所修補耳經注或載全文或標起止皆空一格下稱釋曰與單行本儀禮疏同經文多與唐石經合疏文完全遠勝合刊之刪削叔明訓詁考訂雖不及邵氏正義

郝氏義疏之精而疏爾雅者於今爲最古邢疏刊本又以此本爲最古也叔明自序云爲之疏釋凡一十卷合刊本皆作十一卷若非此本僅存何從見邢氏眞面目乎粵逆之亂爲古今圖書一大刼念世閒未必有二校正付梓以餉學者行款悉仍宋刊舊式別爲校勘記附於後

儀顧堂續跋序

歲在上章攝提格予成題跋十六卷郵寄京師就正於潘文勤文勤既爲之序復書謂七百年來未有此作隱然以黃伯思洪景盧相推許予

謝不敢承明年三月張勤果專疏特薦蒙
恩內召予深維古人難進易退之義又恐一行
作吏此事且廢棲息山園未卽北上端居多暇
專意丹鉛今夏又成題跋十六卷題曰儀顧堂
續跋昔容齋隨筆有續三四五之作錢竹汀武
虛谷洪筠軒之於金石有續跋及再三之續余
不敏於諸公無能爲役而七錄之學夙所究心
儻天假之年人事無擾三四之續或庶幾焉惜
文勤已歸道山不能相與析疑耳執筆書此良
用憮然

研經言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不爲良相爲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祧宋元而禰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爲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者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爲尤甚蓋近古方闡綴學之士未必

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醫爲市即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徵言或各執已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夭札也校士憂之据說文以釋疝癩之殊据玉篇以明癩癇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即風疝瘦削則證之周禮定爲瘦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譌蚘咬有例柔痓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譌袪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

獨念予安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
成就讀校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楊秋室集序

秋室集十卷吾鄉楊秋室先生之所著也先生
名鳳苞字傅九號秋室又號萸浒自稱小玲瓏
山樵晚號西園老人歸安縣學廩生世家烏程
之南潯鎮早工詞章以西湖秋柳詞知名後務
爲正經推史之學尤留心明季遺事嘗病溫氏
南疆逸史體例未純事多訛漏擬另撰一書未
就其大凡見十三跋中阮文達督學浙江欲拔

以貢成均因毋病不赴試其淡於進取篤於內行如此嘉慶廿一年卒年六十四先生之文多記明季遺事及鄉里掌故其源出於史家者流博不及全謝山而精過之其詩囊括唐宋沈博高華求之近人可與彭干亭氏抗衡徒以終老一衿足跡不出家衖同時交遊旣或攗刻其詩攷證諸文又半爲門下士所乾沒致令一時絕學不能與鎮洋鄞縣齊名良可慨也先生生前嘗選刻其詩二百首爲秋室詩錄族弟知新注行其西湖秋柳詞七十章文則僅刻十餘首餘

稿盈篋存於其婿張明經家及門之士間有傳抄而世之知之者蓋鮮矣余少時曾從先師周孝廉借本傳錄遭亂盡失同治丁卯奉諱歸里先得未刻詩於書估復從月河丁氏借得未刻若干首擬欲重編付雕而已刻詩文迄不可得姚彥侍方伯包子莊明經知余有重編之舉遺以刻本秋室詩錄西湖秋柳詞而先生著述畧具乃刪并重複及應酬諸作編爲十卷雕板傳之而序其始末如此

重刻馮秋君遺稾序

德清馮君襄哉諱如璋秋君其自號也年十三
四即好爲詩及長與武康徐熊飛歸安邵保初
烏程胡縉同以詩著於吳興嘉慶甲子登賢書
甚爲主試潘文恭相國所引重年二十四而卒
其弟如珩集其所作爲秋君遺稾詩五卷詞一
卷詩文恭序而刋之粵逆之亂板刻無存唐棲
歸茂才世昌君之外孫也憫遺稾僅存將謀重
梓屬余爲序余惟古人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勿
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君之詩得文恭序而益
彰兵燹之後知之者已罕非茂才爲之重梓恐

更數十年將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矣至其詩之工文恭已詳之毋庸贅也

送徐君青方伯入　都序

予友張茂才福僖之言曰今海內談天算之學者自羅茗香徵君殉國後當推歸安徐方伯君青先生予聞而識之時先生方勤勞王事予雖同里以不得見爲恨丙辰粵賊踞甯國㴋西震動而湖州尤當其衝賊諜閒至奸猾之徒蠢然思亂居人洶洶甚先生適丁憂旋里以浙撫奏奉

命來督湖州防堵事至則申號令肅要害練鄉壯執不軌者四人梟於市民遂帖然賊亦卒不至當是時羽書旁午兵卒絡繹於道風聲鶴唳之警一日數至上下相顧無人色余與張茂才入謁則見先生方推測歷算雍雍如平時於是益服先生爲不可及雖以謝太傅寇萊公處此無以過也時余方治經於推步家言未能得其要領先生出所著示余余欽其寶無以名其妙也近思執業於先生而先生將赴

闕矣今

聖天子方求老成練達之臣寄以封疆先生此行必當其任他日者爲國家翦平盜賊賜閑歸里余學或有所進登先生之堂執業請益必有所以教之者是又余之厚幸也夫

送徐君青中丞巡撫江南序

天下之財賦半出於江南而江南田賦之重實甲他省其始起於賈似道之買公田其中因於明祖之怒抗拒其終成於王儀之均官民其局遂一成而不可變數百年來雖遞經周文襄之

酌減湯文正之議奏而畝猶有科至三斗者加
以農桑之不講水利之不修水旱盜賊之時作
蓋吳民之困久矣而富商大賈游民佚女競麗
鬬靡衣媮食美山游而水嬉者比比而是論者
方以靡麗相誇豈知四民之糠粃不充乎有志
之士目擊而心怵莫不思所以補救之法然而
股肱耳目之任不寄安民察吏之權不屬雖有
志亦無所劈嗟乎此民生所以日困而吏治所
以不古若也中丞徐公由部郎洊歷方伯今春
特簡爲江蘇巡撫公具經濟之才而不尚鋪張

抱冰清之操而不為表暴江南之民其庶幾乎
余於毘陵行館謁見公窺公意益下禮益恭欲
然以贈言之義相屬余惟江蘇之急務莫大於
減賦而今非其時願公課其蠶桑修其水利示
之以節儉導之以禮義動之以羞恥之心俟金
陵克復函夏盪平公於是時非入為輔相亦必
開府兩江然後為民請命取所以重賦之故民
生之苦據實而臚陳之
聖天子重視民瘼且深悉吳民急公向義之心
封章朝聞

恩綸夕下從此江南百姓長享太平之福吾知後之論者屈指而數江南之賢撫文襄文正而後非公而誰而余亦得於草土之中珥筆而紀公之政則豈獨江南百姓之幸哉

送淩子與之上海序

詩必得江山之助而愈工故士之無志於世者天往往迫之使不得不出俾得極天下之大觀以開拓其心胸而詩之境乃臻於極人但知天之窮其身不知將昌其詩也淩子子與博學能文章尤長於詩所居秋風破屋藏書數千卷古

畫百𥳑琴一張劍一具法帖鼎彝數十種予與
日哦詩其中暇則潑墨作畫若將終身焉者嗟
乎予與苟足自給雖有萬乘之樂亦不以此而
易彼也丁巳秋爲飢所驅將有上海之行夫海
天下之大觀也自古騷人文士往往欲一至其
地不可得而得至其地者或嗇於文辭上海地
瀕海皆商賈之所輳聚惜無文章奇偉之士以
發其奇天其或者有意於予與邪予與行矣端
居多暇買舟絕黃浦亂清水洋望蓬萊方壺㒸
龍之出沒雲煙之變幻潮汐波浪之洶湧蜃樓

海市之離奇俶詭莫不目擊而身親之吾見其詩之日工也他日朔風獵獵一棹歸來吾將倒行篋而索詩矣

贈倜之伯鉞序

今所謂從龍舊族之子弟吾得而見之矣享舊德食租稅奇衣婦飾韝鷹而鬬鶉走輕車策駿馬狎優童擁孌女翠羈珠玦互相誇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比比然也其上者肆趨蹌習應對奔走形勢伺候炎門唯諾以爲賢詼諧以爲能典章之不習詩書之不知循資而按格積食而

計勞止可以致卿貳下不失爲典郡如是而已矣又其上者諷誦乎四子之書涉界乎五經之文研究乎高頭講義學製乎括帖時文出就塲屋與諸生較一日之長幸而得之亦足誇其儕偶而榮其同人矣又何知道德性命之微修身齊家之要哉倜之年方弱冠抱負不凡予與劉南卿侍御所見其詩而器之介而過訪與之言器識之遠議論之高非中人以下所能及尤潛心於宋儒之學嗟乎此余所求之老生宿儒而難必者不謂於倜之得之也倜之勉乎哉昔王

文成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謂宜以第一流人自待文成問何謂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大慚今天賦倜之以才又能自拔於俗廓然志於古人之學甲科顯官固不足爲倜之道卽三代以後儒者亦不足以圓倜之必也存先憂後樂之懷治修己安人之業以循至於所謂聖賢者倜之勉之而已

夢隱圖序

古之時人各授田故士或不得志於世可以脩

然遠引自食其力不與世接後世井田既廢充隱者或毀方以媚於世而有志之士行行迫於生計不能如古隱者之所爲亦可悲矣戴子仲頎少有用世之志後忽慼憤鬱結若天下事無一可當意者遂慨然有隱遁之思屬凌子子與作夢隱圖以見志予謂古今之善於隱者莫如顏子然使顏子無負郭之田雖欲隱亦萬萬不可得顏子而生於今日不知何如也於戲仲頎隱矣孰是使仲頎欲隱而僅託之夢哉

廣督歷城毛公六十壽序

歲旃蒙赤奮若歷城毛公以兩廣總督休沐歸第鞠有黃華之月六旬覽揆初度海內士大夫製爲篇章寄祝於濟南禮也心源竊維自古大臣之生其精神運量恆與國家氣數相維繫而天亦以其任之重大必祐之以康疆平格使其斂幪純固以熙令名於無窮維公學問經術卓然大儒自爲諸生卽毅然有經世志迨入翰林洊歷臺諫所陳悉關天下大計不屑屑苛嬈纖介咸豐閒山左戒嚴

顯廟知公才可倚

詔以公督辦山東團練至則會同撫軍董督吏民
堅壁清野賊不得逞會勝帥驕兵縱寇坐失事
機當事畏其鋒莫敢誰何公首劾之直聲大振
將兵者爲之稍斂旋授湖北襄荆鄖道濟危定
變察吏安民事事務求實際胡文忠公特疏以
聞有好善嫉惡秉心公正之譽洊擢湖南巡撫
時承駱籲門宮太保之後論者或謂極盛難繼
公推賢進能循名責實吏治蒸蒸軍政尤舉賊
屢至屢挫相戒不敢犯楚湖南之治爲天下最
會侯之規金陵也大軍雲集需餉不時諸路餽

運或不繼公與湘中士大夫悉心區畫源源轉
濟卒清江表如以事定論贊助之功有在矣
今上御極之二年
拜公總督兩廣信宜踞匪鬪之憊甚剌其酋帥
陳金缸以降高涼平石逆餘黨李復猷自楚犯
粵鋒銳甚衆皆愕眙公不動聲色召張凱章廉
訪指授方畧督師進討一鼓盪平越數月平藍
山賊又平土客皆粵之積患莫解者也凡夫軍
政吏事積數十年因循剗弊更數大吏所欲釐
正而未遑者公至而鉅細罔弗畢舉此豈非精

方有大過人者耶公才德勳業彪炳宇宙生平獨欿然自下汲汲以進賢爲務密勿所陳茅茹彙拔有如左季高制軍劉霞軒李小泉郭筠仙吳少村中丞皆爲名封疆王蔭棠李星衢丁稚黃三方伯皆爲名藩臬以人事君之誠其量直周乎百世之久心源於是卜公之耆艾昌熾眉壽無有害也昔司馬公以六十之年致政居洛絕口不言時事天下識與不識莫不卜其復出祝其期頤以爲興替卒如其願公之物望頡頏溫公而精神强固雖六十如少壯方今天下尚

未平定

聖天子篤念老成如恐勿及則天之所以厚儲

公之精力而將以大被斯民者正未可量也桑

扈之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而繼之以受福

不那考亭以爲天子燕諸侯之作敢爲公誦之

公其莞爾而進一觴也夫

閩撫通州徐公七十壽序

源自爲諸生即聞鄉先達誦當世賢士大夫咸

推通州徐公而恨未得見也歲己未公開藩兩

浙源以東晉謁見公神采煥發雖六旬如少壯

於是歎爲裴晉公文潞國一流及將赴計車入辭公猥以共濟時艱相期望源敬謝不敏而心則未嘗敢一日忘也旃蒙赤奮若之歲公壽登七秩自閩郵示述懷詩四章以爲可以言者源雖不文不可以無述維公早掇巍科負時望及宰曲阜歷武城調泰山高唐量移濟甯權知兗州所至務順民欲去民惡不爲赫赫名百姓愛之若慈父母治行第一方漢吳公天下推服無異辭權守閬中分巡川北亮采熙績澤流一方而山左之民德公尤深源聞之歷城毛尚書云

公每入覲道出泰山徂徠間父老爭以果核迎拜車前願得一見顏色爲幸其感人之深如此咸豐間兵備臺灣適會匪倡亂不動聲色三月平之讀所著斯未信齋文編益徵用兵之精皆陳閩臬遂靖漳泉及參皖豫軍事奇謀祕計多所匡捄其藩浙也進賢退佞吏治尤爲之一變焉

今上登極篤用老成特起公巡撫福建時延平不靖臺氛復惡至則以次削平未幾金陵殘氛自粵竄閩董戒文武嚴修守備賊不得逞會左

季高少保督師馳至和衷共濟所向克捷東南
用奏肅清少保今之管葛於一時大吏少所許
可獨心折於公亦可想見公之爲人矣竊觀自
來享天下之盛名者必臻人世之壽考何則天
生賢哲凡以康濟斯民而已賢哲體好生之德
以治民天卽以平格之休報之敔麗純固其所
感召然也公自登科第卽以文章衣被天下及
回翔州郡敭歷封圻所至民樂所去民懷其德
澤恩威浹之深而被之廣源蓋於此卜公之耆
艾熾昌眉壽無有害也繼自今兼圻宅揆綿綿

延延視彼晉公之於唐潞國之於宋有過之無不及蓋有可操券而必者以是頌公之名世也可以是祝公之期頤也可

儀顧堂集卷七終

儀顧堂集卷八

歸安陸心源譔

重建韶州周元公祠堂記

宋熙甯四年周元公由廣東轉運判官遷提點刑獄於正月九日到官八月朔日移去宋史稱公不憚瘴癘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轡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黃山谷作濂溪祠記稱公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宋提刑治韶故湑熙二年詹儀之建祠於張文獻祠旁張南軒爲之記乾道中廖德明又建祠

於學宮朱子爲之記歲久均廢余既復相江書院之舊復捐俸金建祠於學宮之左額曰周元公祠或者謂公官廣東提刑其時朝政清明正人在位正賢者致君澤民之時無何乞知南康謝病不出揆之通書所云志伊尹之志者竊有惑焉余以爲不然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行朝多君子小人不得厠焉其禄之也重足以代其耕其任之也專又無文法之束縛得以行其志故臯夔稷契終身一官未聞引退伊傅周召閎喬畢散皆然後世亦不以戀禄譏之春秋而降

參以世族雜以嬖倖混以游說雜以戰功下至漢唐仕途益雜賢否竝進邪正同登其祿之也薄既不足以養其身其任之也輕又一切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志而所進不皆君子則上官之好惡同寮之臭味惴惴焉救過之不暇故士當其平居誦讀輒謂得志可以行道及居其位而思其職則無日不在負疚之中無處不有違心之舉於是任重之心不勝潔身之念澤民之志不敵懼辱之思勢固然也元公自爲主簿以至提刑其設施異於恆人然自趙清獻呂正

獻而外知之者蓋少潘嗣興稱公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書室每從容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所設施可澤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由是言之先生之歸其必有所不得已乎東坡詩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偶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嗟乎可以論公之世矣余氣質粗浮力小任重於先生之道不能企望萬一而妨賢之懼無日或去於懷故論公出處之節以爲記若夫上接洙泗之道統下啟伊洛之薪傳有朱子南軒之文在余

何能贅焉

重修安定書院記

安定書院在湖州府治西北宋太守孫公覺建淳祐中知州事蔡公節始改建於此元明以來屢有興廢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知府吳公昌祚增修之乾隆二年知府胡公承謀重爲改建過於其舊日月緜曖卽於積廢我皇上御極之二年今江蘇布政使王公來守湖州越明年政通人和允郡教授許公之請首捐

俸錢擴而新之復置膏火延名師集諸生肄業其中課以經解詩賦雜著仿詁經精舍之法功未竣公遷杭州府去繼之者爲今侯補道胡公於先生爲裔孫甫下車卽捐俸從事越明年落成中爲明善堂兩廡東爲經義齋西爲治事齋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後爲講堂又後爲忠孝樓非樓而仍額以樓者從舊志也余惟聖人之教期於通經致用故大學致知格物必要之以治國平天下漢儒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獄以禮定郊祀大典蓋

深得聖門家法其敝也專己守殘不相通曉而

爲申韓刑名之說者反得出而操政事之柄宋

儒以性命之說補前人所未及其說善矣而高

談無實之敝更甚於漢人世又譏之安定先生

獨舉經義治事以教人出其門者若倪天隱諸

人或以經學或以政事皆卓然有所成就而太

學亦取以爲法豈無故歟蓋專於治經者往往

迂疏而不適於世反其失者又有不學無術之

譏焉得先生之教而折衷之二者皆無所敝惜

乎熙豐以後新經義行士皆惑於異說不能盡

遵先生之教也吾湖人幸得生先生設教之鄉又有賢太守爲之栽成鼓舞宜益奮志修學實事求是務求通詁訓裕經濟以上契聖人之道若徒以詞章字句爭一日之短長固大負先生之教亦非賢太守樂育陶成之意也是爲記

楊氏義產記

觀察楊蕉雨先生既建宗祠而落成之又繼范文正義田遺法捐白金萬餘兩置產以供烝嘗歲得租錢六百餘貫以其餘贏爲贍族之用自始祖以下皆得與焉喪者葬者婚者嫁者再娶

者入泮者鄉試者會試者以及寡婦孤兒量給
皆有差如范氏故事屬予爲文記之余惟古者
卿大夫士皆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
誼凡族之昏冠喪祭必告於宗子而行有不給
則資之故族無甚貧甚賤之人後世士大夫多
由崛起與古宗法不同當其得志門戶之盛固
足震耀一時轉瞬之閒而虛壟上牛羊子若孫
降爲輿皁者比比矣嗟乎此宗法不行之故耳
宋范文正公始創義田贍其遠祖以下數百口
忠宣公復廣之爲三千畝深得古宗法遺意迄

今七百餘年子孫猶食其德顧義莊規矩美矣備矣而於守節之婦無依之孤不聞別有贍給於是歎觀察之立法爲益善也傳曰美成在久豈不信哉余觀近世士大夫莫不汲汲於子孫之計而於祖宗之餒本支之弱漠不加戚於心即有知木本水源之義者不過捐千金之產以奉祭祀已耳其能媲美文正推古宗法之意而行之者數百年來不數覯焉昔人謂文正義田得錢氏君倚之文而益彰余不文於君倚無能爲役苟得因觀察之盛舉使予文附以不朽是

又余之厚幸也夫

寫經堂記

聖人之作六經將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禮治國修身之要非徒文字章句已也遭秦燔書六籍幾滅壁藏口授同異紛然有大儒者出刱讀爲之例以正其譌刱讀若之例以通其叚藉而治經者始不得不以小學爲急務六朝而降此義漸昧學者務趨時尚兩漢諸儒之說傳習者寡一變而爲貞觀之正義再變而爲熙甯之字說三變而爲新安之傳注四變而爲永樂之大全

其敝也嫥而尟通加以傳鈔之異板本之譌敓經迻經之謬妄而經學或幾乎息及

國朝大儒理漢儒之舊說訂譌正俗諸經之異同渙然以釋而依坿者流又刱爲新奇可喜之說以炫人耳目其敝也歧而不一吾友姚君子展憂之思放劉子奇中文尚書之例定諸經爲中文經而以諸儒之說坿其下如漢講石渠故事爲中文經議因名其所居之室曰寫經余甚偉其志自聖人沒而微言絕學者各守一家之說不相通曉數百年來漢宋之爭幾於聚訟而

漢與宋之中又各自爲門戶不求聖人作經之指務相譏刺以取名嗟乎此聖學之所以不明而經術之所以日敝也必有人焉出而集諸儒之大成以上溯聖人之意而不斷斷於文字間者吾願子展勉之而已

是山園記

是山園者明主事李霜回之别業也在長橋烏盆巷地僅畮餘中有是山堂堂前有池園三面環之以廊藥畤花畦小有邱壑霜回於宏光中由江陰縣知縣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國亡歸里

因池爲園日與潘天行沈宋圻李夏器諸人觴詠其中自號是山石嬾有終焉之志徐俟齋先生避地吳興會主其家俟齋與霜回書所謂以苕溪爲桃源者或即指其地也未幾而有沒籍之事莊廷鑨者南潯人也得朱文肅所撰明史概延諸名士續成之而霜回爲之敘其文則同里陶鑄代作焉莊氏書語多悖逆歸安令吳之榮發其事事聞凡列名書中者治以叛逆律霜回以敘文與焉緹騎至方宴客於園倉皇受逮或謂盍證陶以爲自脫計霜回不可遂死西市

一門死者十餘人嗚呼當星移物換之秋明室遺臣鮮不攀龍附鳳爭先恐後霜回一冗散郎官耳自以身食明禄不忍昧心日與二三遺獻酬對於荒亭木末之間迹其所爲雖不能與侯齋諸公比高量潔不可不謂之志士也迨乎事及噬臍闔門并命閉口就死絶無怨言亦可傷矣論者必招摭其失而訾謷之不亦甚哉不亦甚哉霜回沒後惟一孫僞爲異姓子得免園歸姚氏今是山堂題額亦沈方伯世楓爲姚氏書蓋非霜回之舊云霜回名令晢歸安人崇禎十

三年進士

重建鄒忠介公祠堂記

古之君子志未伸於當時澤未被於斯世往往所過之地百世而下猶動人流連慨慕之思且與捍大災禦大患者竝列祀典此不惟其人可思其有功名教者深矣明自永宣而後閹勢漸張成化末年萬貴妃擅寵於內李孜省輩亂政於外大臣若萬安劉吉尹直輩且因之以進庶寮以下靡然成風士氣幾於不振朝事幾於大壞孝宗嗣位佞倖雖誅而安等猶在政府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也鄒忠介公年少負奇數陳讜
論疏請斥退安吉輩而薦王公恕彭公韶王公
竑其言光明磊落洞中時弊庶幾於賈誼劉蕡
後吉搆劉槩之獄中公貶石城千戶吏目以卒
讀史者均為扼腕然安吉卒逐三原旋長吏部
引用正人布滿朝列遂使宏治之政為有明最
非公之言引其端歟公抵貶所秦公紘開府兩
廣檄公修書未幾卒於順德吏目冗員公在貶
所未久故政事不著善乎孟子之論伯夷曰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學

問文章足以廉頑立懦即祀之瞽宗無愧況於
宦迹所經平石城故有祠爲明巡按某公所建
歲久傾圮余少慕公之爲人今左遷高涼又爲
公過化之地撫今思古憫然於懷因檄石城張
令作而新之既成張令以書來告曰祠故在千
戶所後今即松明書院舊趾改建經始於某年
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請爲文以壽之石余何
敢辭嗟乎當吉構劉槩之獄不第陷公於罪且
欲誣公名節其用意可謂深毒豈知奸臣之智
計不能奪天下後世是非之公迄今海角天涯

馨香不替若吉與安直輩雖位極人臣亦終不免於死徒令史臣載筆指爲小人之歸而子孫亦羞道其姓氏以視公之得失爲何如然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

重修化州范龍學墓記

自章惇與元祐黨人之獄一時正人貶斥淨盡其他能文章著聲譽者無不與焉而爲惇所最恨者莫如劉元城范龍學元城得生還者幸耳龍學則竟終戍所余嘗讀而悲之化州城西大路一里許石牛嶺下有范公墓明永樂五年右

參政鄭阜義知州田庸建祠於墓旁成化四年
僉事顧儼築土垣以禦樵牧
本朝嘉慶二十■年知州傅昆易以磚又建玉
光亭於上道光四年知州黃錫寶重修又撥祭
田若干畝蓋昔人之表章屢矣王象之輿地紀
勝稱晁氏所記公元符初移於化未幾以疾不
起聞賓人李寶善地理諭公之子沖使窆之南
山且預言當獲歸葬已而果驗㓂在郡南山二
里南山寺未經寇毀墓左有碑乃崇甯五年所
立大書龍學范公墓揭於墓額阮文達據之以

爲化州乃公窆所而非葬所余以爲王氏之說自非無徵而化州之墓亦不可廢何也先聖名賢之冢墓所以必加崇奉者豈徒以其骸骨哉將以使天下後世過瞻遺壟景仰前徽油然生其廉恥之心而作其爲善之氣亦猶是樹之風聲作之表儀云爾故堯陵一在平陽一在定陶攷古者傳疑不廢即粵東而論張世傑墓一在陽江一在新會君子亦以並存爲是昔人云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殆以此歟如僅以骸骨而已久已淒爲冷風濕爲煙雲何從保護

而愛惜之哉余恐後之人泥於阮氏之說故檄化州吳君重加封樹清其祭田並爲文一通使勒之石俾後之來者有考云

高文書院膏火記

古者計夫受田天下無無田之人卽無無田之士故周之制於選士俊士但優之以不征而不別籌養之之法漢承秦廢井田之後學者有謀生之患武帝因董仲舒養士之言詔天下立學詔雖僅著復身之文意當時必有所以養之者特史失其傳耳唐世太學生徒皆廩於官至宋

仁宗賜兖州學田他郡相繼請置於是天下之
學皆有田其法善矣日久而又成虛器前明定
生員廩膳既不足以代其耕而增生附生又爲
廩餼所不及於是士之數雖日多而士之困亦
日甚我
朝尊儒育士超軼前代於督撫駐劄處所書院
各
賜帑金千兩以助諸生膏火賢士大夫承宣德
惠推廣遍於郡邑蓋書院所以救學校之失而
膏火足以濟井田之窮非深得古人養士之意

者與高州向有敷文書院雍正八年知府張君
兆鳳改建於府治之東改名高文始置膏火乾
隆中前道王君槩擴而充之自經兵燹其銀既
乾沒於不肖州縣田畝亦爲胥吏浸漁略盡覓
至莫名方向太守瑞君久思增置會余左遷來
此一見議合因捐廉銀爲倡官紳踴躍樂從共
計田若干畝錢若干貫歲得息錢若干貫以爲
諸生膏火之助余惟古之人七歲入小學踐小
節識小義焉十五入大學踐大節識大義焉故
處可以獨善其身出可以兼善天下今也不然

所學者佔畢辭章所志者富貴榮利求所謂篤信好古明體達用者千百無一二焉甚且儒其名而盜其行者有之矣是

國家養士之意與三代同而士之所以自待者與三代異豈非慼歟高州士秀民醕無浮夸僞詐之習繼自今諸生之業於此者讀聖賢之書而返之身服孔孟之教而致之用以求無愧於古人勿爲利祿之途所圍余雖不敏亦樂觀其成也君名瑞昌滿州人由郎中出守有志宋儒之學居官廉平所至有政聲其經費之目列於

碑陰如法

南韶連道題名碑記

南韶連道爲明布政分司嶺北道治所康熙九年改爲廣肇道轄廣南韶肇四府十三年改爲分巡南韶道駐韶州二十二年以嶺南道所轄之廣州府來屬爲廣南韶道二十八年以廣州府屬督糧道改今銜乾隆二十三年兼管水利三十三年加兵備銜其地北控南贛西衿湘衡當吳楚之要衝扼百粵之咽塞粵東有事系天下安危天下有事關粵東治亂其民則南雄始

興仁化最酷翁源英德獷悍剽輕易怨以變樂昌乳源陽山曲江綏猺民猺雜處撫御失當往往干戈相尋故當官者但務口體之奉則已苟居其位而思所以立豈易易哉同治四年四月余奉

命來察是邦行抵英德聞翁源縣張興烈被戕及視事亟檄游擊湛恩榮率兵搜捕罪人斯得而一□□□□之師叛於漢陽突湖南入粵勢如飄風驟雨猝不及防上下洶洶甚余急檄湛恩榮回援樂昌益以壯士千樓船二十水陸竝

進連戰皆捷賊遁江西時洪秀全餘黨距閩粵之交謀復蹂江楚東擊而西馳南攻則北走伺官兵所不備蹈瑕抵隙往來飄忽日踔數百里南韶旣當其衝又爲商賈所輳順流下廣州如建瓴賊垂涎甚始由龍南突始興余先檄副將朱國雄扼縣城再由連平犯翁源余先檄參將任玉田扼鷄仔嶺賊卒不得逞民賴以完非曰人力蓋有天幸焉自乾隆五十八年撫臣某奏以太平關稅務歸南韶連道監收而腥羶遂名天下居其職者上之人必以爲賢且得美遷以

去其抑而挫者蓋寡矣其後東南靡爛五口通商商賈稀來稅不足額人既視爲畏途茍非大賢在上能獲乎上者亦寡矣甚則積逋纍纍且獲咎焉由前而論其人宜必賢其名宜必聞於後而民顧無稱焉且有語其名而蹙額者矣由後而論其人或未必賢名譽或無足道乃若陞任河南巡撫吳公者雖亦嘗不獲於上而民頌其功稱其廉不衰嗟乎可以思其故矣余既考前政之姓名爵里而勒之石因茲著地方之衝要民情之難治以告後人

高廉道題名碑記

國初承前明舊制設布政司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曰守道設按察使副使僉事分巡各道曰巡道各察其司之職掌以佐其所不及乾隆十七年罷天下守巡道兼銜定爲守巡各道秩正四品嘉慶四年復申密封奏事之制職任益綦重矣高州爲明嶺西巡道治所順治六年裁天下守巡道一百八員嶺西道與焉康熙八年復設轄高廉雷三府爲分守高廉雷道十三年改轄高羅一府一州爲高羅道駐高州府而於廉州

別設雷廉道十五年改名嶺西兵備道二十二年裁爲分巡肇高廉羅道駐肇慶府雍正八年復設高廉雷道加兵備銜駐高州乾隆三年改今銜轄高廉兩府自明初設官迄今四百餘年居其職者衆矣而遺愛在民名垂史冊者惟毛忠襄項忠毅孔韶文魯自强四公次則若盛公萬年李公材譚公尚忠季公廷揚王公慶長韓公崶尚有稱道之者此外湮沒不彰草木同腐者何可勝道而爲世詬詈者亦有焉豈遭逢治世無可見才歟抑同流合污不知自立歟高州

府舊有題名碑而巡道獨缺余參攷志乘旁參故牘明以前得若干人順治迄今得若干人列其姓氏爵里及在任年月之可攷者而勒之石國家設守巡道以監臨郡縣且許密封言事其重與科道等而未有能舉其職者葢事勢有所積重而人才之不古若也余不敏幸免於詬詈斯幸矣名非敢望也

松竹堂記

高廉道署之西偏有堂焉庭前茹竹百餘竿亭亭直立老松四株夭矯若遊龍皆百年物微風

過之濤聲刁刁然與竹相應和余顧而樂之忘
其爲羈旅也莊子曰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
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余謂人之於官亦然因
題其額曰松竹廬客有過而笑之曰何居乎子
之名室也古之人居其官則思其事居其室則
警其心故盤盂有戒座右有銘其取譬也近其
示戒也切漢晉而後賢人君子往往取古之法
言彝訓以名其室猶此志也吾子抱澄清之志
負當世之望方將言爲世法行爲後則今也不
道義之慕而草木之娛以爲文則陋以爲志則

荒何居乎予之名室也余應之曰予之論則正矣雖然又多乎哉古者孔子之壇曰杏莊周述之矣未聞以講學之義名之也周王之宮曰嵩戴勝記之矣未聞以仁政之名效之也下而至於齊王之雪宮莊周之漆園魯之蒲圃泉臺莫不名因實生義以物起後之人漓真而飾偽剽質而著文於是堂有媿賢之名門有厚德之目內以欺己外以欺人古人豈若是乎夫予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夫木之至節者莫如松而至直者莫如竹春而衆木榮矣松固與之俱榮冬而

衆卉凋矣松不與之俱凋今之人有能炎涼一節如松者乎震之以風雨之驟竹不以震撼而加靡壓之以霜雪之嚴竹不以凌壓而少屈今之人有能寵辱不驚如竹者乎禮曰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聖人予之者至矣予宦學多年危機屢蹈嘗恐易其節喪其直負媿於松與竹而無以自進於君子之林子何敝敝焉以相識爲客不能答因書之以爲記

相江書院碑

相江書院在韶州府城東北一里許冒子峯下

宋淳熙中提刑楊大異建以祀濂溪周子者也
寶祐四年提刑吳燧請於朝賜今名宋史度宗
咸淳元年命鄧道爲山長主祀事元明以來代
有興廢咸豐四年燬於賊前守遵化史君樸以
抽分銀重建雖仍顏曰相江而於濂溪祀事則
缺焉蓋以爲諸生科舉之所而已余奉
命備兵南韶甫下車詢濂溪故實無有能言之
者及入相江書院見所爲楹聯門額皆作富貴
利祿語心竊憫焉思有以復之會寇氛竊發卒
卒未暇五年春東南肅清韶亦解嚴亟捐俸金

命舉人歐檝華葺書院之左室奉先生栗主率官吏諸生釋奠以落之慨自聖人沒而大道晦由漢迄唐伏生孔安國服虔賈逵鄭康成之徒抱殘守缺推求於訓詁章句之間於六經不爲無功而揆之於道則有間昌黎韓氏進於是矣然有衛道之功而無蹈道之實劉子政賈長沙諸葛孔明陸敬輿進於是矣然有近道之質而無入道之功董江都王文中又進於是矣而體用之全精純之詣則猶有未至者濂溪先生生千載之下不由師承默契道體所著太極圖說

通書闡性命之微言發天人之奧義其言與孔
聖若合符節蓋大道至是而復明即以先生出
處言之其司理南安也與王逵爭獄委告身而
去與孔子之接淅而行同其令南昌也民至相
戒以汚善政為恥與孔子之化魯同其提刑廣
東也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與孔子三年期月之
意同其歸隱濂溪吟風弄月詠歌大道與孔子
吾與點也之意同洵乎超漢唐晉魏諸儒直接
洙泗而無愧者也韶州俗樸民醕尚有先生遺
澤通書不云乎志伊尹之志樂顏子之樂吾願

韶之人士服膺是語勿汩沒於利祿勿陷溺於詞章庶幾上可以備
國家之用下亦可以淑其身而齊其家僅曰科第而已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重興師堂渡記

由高州而北達於信宜羅定東安其間橋渡以十數而師堂最要師堂渡距府城三十里梁氏聚族而居先世有名瑗者倡建義渡其孫聯德繼之炘國又繼之民無病涉焉陳金缸之亂焚師堂民居略盡梁氏被害尤甚炘國家中落而

渡亦遂廢近年炘國之子孫思復其祖之遺德
而限於力其族人孝廉子京統之助之爲之發
書告濟於諸好義者會余來察是邦捐銀五十
枚爲率遠近聞而樂從越五月渡成余惟會典
有云各處橋道如有損壞地方官查明隨時建
置又云水陸通衢設立渡船浮橋隨時修捻而
孟子以乘輿濟人譏子產單子以川無舟梁知
陳亡是橋梁爲有司之責古今無二致也自官
失其守而吏喻於利先王之良法美意蕩然無
存政之缺失又豈獨橋梁已哉梁氏世業儒居

於鄉無官守之責而孳孳於一渡之成歷數世不衰使之出而臨民其爲政必有可觀者矣是役也經始於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得錢若干貫出錢者若干人始終其事者梁君子京統之皆咸豐戊午科舉人玉瑩布政司理問吳君選青己未科舉人均茂名人

上宮灣修路記

上宮灣去高州府城五里而近當城西北諸鄉及由陽春抵廣州孔道有路下臨鑑江水齧崖嶺行人病焉余聞而憫之出俸錢二十緡命教

諭林祥光生員李昌善等董勸修築居民各以
貧富率錢爲助共得錢若干緡修路若干丈經
始於某年某月告成於某年某月請余文以壽
之石余惟古者道路之政皆掌於官故周官有
合廬氏達國中之道路合方氏達天下之道又
有遂師以巡其道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先王
之勤民如此其詳且至也
本朝定制修理道路責成府州縣佐貳官提調
猶古制也自吏治不飭士之爲民上者呻呻而
嘸而已鄉鄉而飽而已甚且剝民肥已以爲能

損下益上之為賢而民之疾苦阽危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欣戚於其心於是凡事之有利於民無利於官者民皆自為之而官不問民亦曰官不以我為魚肉斯幸矣又何望其拯我而利我為嗟乎朝廷設官分職之意豈如是乎茲故推本先王之意

本朝之制以為記余待罪方面既未能舉其職而下侵佐貳之官守又可愧也

重建愛山臺記

愛山臺在湖州子城之西北隅貫通判署之後

國宋郡丞汪君泰亨所創取東坡尚愛此山看不足之句以名之
國朝乾隆中以通判署爲愛山書院臺遂屬於書院其地雖在城市而郊外諸山圍繞犇湊湏翠送青如在几席承平之日屋已無存自經兵燹臺基愈圮莣木叢生穢草亂長翦除以登不可容足學士大夫久思興復以時絀舉羸未遑也去年上元宗公來守湖州百廢具興濬碧浪湖疏漊港以利農增書院之餼振安定之規以教士禁火葬禁溺女修府志設義學以厚風俗

以徵文獻未及期年而民之凋者起俗之頑者廉政通人和公庭多暇於是登愛山臺舊基顧而樂之憫其榛穢鳩工重新爲屋三楹不日落成或者謂公負濟世之志才又足以副之非寄情於山水者況乎宦轍所至盡心民事日不暇給方且戒因循方且屏遊觀何敝敝於不急之臺爲余以爲不然自來豪傑之士往往有取於山以寄其深靜之趣發其高明之思故諸葛有梁父之吟謝傅有東山之樂叔子有峴山之遊右軍有山陰之敘豈必山林枯槁之士而後樂

此哉且夫為臺榭園囿與民同樂古者自王公至於諸侯皆然詠於詩述於孟子不可誣也然則公之所為有以合乎古而遠於今矣是臺也道場何山峙其南蒼卞鳳凰屏其西諸昆昇山附其東太湖三萬六千頃渺㳽於其北無登涉之勞無探尋之擾而吳興清遠之勝可以坐而得之殆禮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余未老先衰積然無復當世之志且貪山水以終老今幸見斯臺之重新得以歲時登眺坐攬諸山之勝尤為之歡忻鼓舞而不能已也

歸雲庵名人墨蹟記

歸雲庵在道場山之麓孫太初挂瓢堂在焉一時名流詩章甚夥太初沒後過而弔之者皆有留題日久益多寺僧於是合太初所藏及其手迹裝池成卷其後郭書屏大令來宰歸安又重裝之陳芙仙學博各系以小傳好事者逐有附入而歸雲庵之墨蹟遂大著士大夫之過吳興者無不往觀寺僧亦頗知愛惜非其人不肯輕出其間若文衡山董香光之畫王伯原劉南坦顧箬溪鄭少谷之書尤稱罕覯昔宋孫沬得古

文苑於佛龕白太傅藏其集於僧寺古之人蓋深知富貴之不可久子孫之不可恃兵燹水火之難防而思所以永其名者非寬閑寂寞之區不可託故有鑒而出此然則是卷之所託得其所矣戊午之秋老僧死其徒幼而愚羣不逞利其貲耽耽思據取之費司馬濤陳大令炳常慮墨迹之失所也相與合詞請於縣下教嚴禁墨迹無恙而寺之產亦獲全將勒石以垂永久而屬余爲文記之余於丙辰春偕同人往游渡澗橋歷松徑登桂瓢堂山僧汲水煮茗出墨迹卷

縱觀至日暮乃散是時大江南北烽煙未靖金山之玉帶焦山之鼎不知銷歸何許深幸是庵僻在山中無往來衝斥之患乃回首舊游曾幾何日而是卷幾至於失所使非有人為之保護則余之所幸者又不知將何如也願僧之居於此者恪守清規世保勿替勿為有力者所奪遠無負太初近不負諸君子之盛意是余所厚望也夫

重濬碧浪湖記

碧浪湖距湖城半里許周八里南受天目南條

餘杭臨安諸水及德清之餘不武康之北流諸水西受郭西黃蘗諸山之水長興安吉諸山之水折而南者亦滙焉東北達於漊港入於湖漊港塞則水不能洩而郡城東北民田受其害碧浪塞則漊港雖通而水無所蓄郡城四鄉田廬均受其害故以東南大局而論漊港尾閭也碧湖腹也而碧湖西來諸水挾沙而下勢如建瓴至碧湖則漸緩緩則水去而沙停又有浮玉山橫衍湖中沙遇阻則止故碧浪之沙高積尤易宋元以來無百年不積亦無百年不濬我

朝廑念民瘼自康熙五年至道光八年凡六濬
道光距今四十餘年沙之積愈高水之道愈窄
秋高水落雨旁僅能通舟蓋民之困於昏墊也
久矣太守宗公潔已勤民有兩漢循吏風甫下
車即以爲民興利爲已任既遵
旨開濬漊港矣諭考方略訪問芻蕘知碧浪湖
之利害與漊港相表裏各率匠役親履勘丈博
訪周諮既實既確爰請於大府先開湖之最關
要者十之六日至工次風雨無間測量估計必
親必慎天心佑順雨雪不作吏不敢奸役徒奮

興經始於九年十二月越三月告竣竊謂天地開而水爲之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脈絡不通而天地之氣閉天地之氣閉而謂民能受其利邪湖郡自道光二十九年以來大水洊臻災荒屢告兵燹後田畝有秋何足怪乎今碧湖既濬漊港已疏去者無阻來者有蓄水不至於爲災旱不至於無救田廬日闢生聚日繁時和年豐桑麻遍野皆公之賜也夫

儀顧堂集卷八終